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艳书文库



姑  
妄  
言

(下)

清  
曹  
去  
晶  
著

## 第八回 贾文物借富丈人力竟得甲科 邬帮闲迎臣子意走邀富贵

话说那邬合见那少年打小子，虽听那老儿说了两句胡涂的话，心中猜详不出，也不便再问，就顺便先到贾进士家来。这贾进士名文物，乃贾翰林之子。贾翰林名字叫贾明，做过一任主考。年老无子，致仕家居。前妻王氏早故，后娶了一个莫氏续弦，到七十岁上边才生了这贾文物，正合着苏皮坡的二句道：

圣善方当而立岁，顽尊已久古稀年。

他这样年纪才得了这个命根，夫妻爱这儿子视同至宝，自不必说，七八岁上延师教他，倒也聪明。只是一心务外，不肯读书。他父母又恐这坏了儿子，凡事只假推不知。贾文物到十岁上就会作怪，看见家中妇女，无人处就去抠抠挖挖。丫头仆妇们去溺尿，他就躲着张看。人见他年小，也不理论他。莫氏知道了，恐他年幼，一时间有无耻的妇女破了他的童身，以致生疾。况那个贾老儿也是个挂名丈夫，八十岁的人了，起坐还要人扶，那里还有风流的兴致？遂留了两个大丫头服侍他，只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丫头叫做含香，搬到西屋另住。带着儿子，每夜卧在身旁。又过了二三年，此时贾文物交十三岁了，竟知识大开。这含香产丫头也十六岁，生得娇模娇样，颇有几分姿色。他背了母亲的眼，就皮着脸同这丫头打牙擦嘴

的顽戏。那丫头也是有知觉的了，起先还怕主母知道，后也渐渐胆大起来，也回嘴回舌的调笑。那贾文物久要下手，他想尝尝这蛤蚌的滋味，怕他不从，故不敢轻动，今见他说说笑笑的回言，乘机就搂过脖子来亲个嘴。那丫头也不喷声，只把头扭着笑笑走开。或把他手上轻轻拧一下推开了，并不言语，总是那半推半就的光景，心中已判了个肯字。贾文物知道好事可成。一日晚间，因他父亲痰火上来，他母亲照看着，到三更时好了些，方才就寝，熬了夜的人，上床睡着犹如小死。他却留心静听，见母亲睡熟悄悄退出被来，爬下床，摸到床后一张矮榻上。那丫头也因辛苦了，沉沉睡熟。他上床将被揭开，替他轻轻脱了裤子，摸着了此物。此时丫头也惊醒了，明知是小主，故意道：“是谁？”贾文物忙向耳边道：“亲亲，是我。”丫头道：“你还不下去，看我叫起来。”那贾文物道：“心肝，我想你久了，你救救我罢。”说着，忙忙乱抽。那丫头也是巴不得的事，因主人是贾文物，他少不得也要假惺惺。贾文物得了手，仍旧回到母亲上睡下。他二人尝着了这甜头，得空就做。就是日间或在无人处遇着，两人扯开裤子站着，搂着紧紧的抽几下，亲两个嘴才罢。晚间但是他母亲睡熟，就悄悄去舞弄一回，也都渐渐知其中乐趣。那一夜，他又摸了去同丫头弄耸。弄得倦了，互相搂抱，不觉睡去。那莫氏一觉醒来，恐儿子蹬了被，摸了摸，却是一张空被堆在一傍，儿子不知何处去了，吃了一惊。还只道他下地小解。等了一会不见上床，就猜料了其中原故，忙下床拨开炉内的火，点上灯，拿了走到床后边来。只见儿子与丫头嘴对嘴，四只膀子搂得紧紧的睡呢。舍不得打儿子，只把丫头拧了两把。那丫头惊醒，明灯之下见主母站在旁边，忙将贾文物推醒，睁开眼见了母亲，又羞又怕，赤条条跳

下来爬到床上，钻入被中而卧。他母亲也跟了来，熄灯而睡。到次日，要骂儿子打丫头，又恐老儿知道气了，只得忍住。又防范不得许多，叫儿子到前边书房睡。那贾文物这一下来虽不得与丫头私偷，倒觉比跟娘睡时散诞，瞒着外边去嫖婊子弄龙阳，无所不为。他母亲也渐渐知道了，生怕他一时弄出疮来怎处，思量要替他娶房媳妇，方可管他。那时有个户部郎中姓富，他收过次税，家私巨万。久矣丧偶。无子息。这个女儿却生得丑。人虽慕他亲生儿子送入虎富户部暗急托媒人，只要富，都肯与他。恰好这莫氏要替他娶个媳妇。若生得个孙儿你见见，也不枉养了一场。你心下如何？”老儿道：“我老年多病，诸事管不得了。你是他亲娘，有个不爱惜儿子的？凡事你就作主罢。”那莫氏就叫了媒人来转寻亲事。媒人就将富户部家中如何富厚，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小姐。生得人物又齐整，性格又温柔，又贤又孝。只要寻个有福的好女婿，如今赔的嫁事是不消说，将来这几十万家私房产土地，都是女婿承受。这小相公天生的正是那位姑娘的对子。莫氏满心愿意，问他年庚。媒人知他儿子才十三岁，不肯说富小姐二十多岁了，只说才交十八岁，因拣选女婿，才迟到如今。那莫氏算他大着五岁，又想儿子会作怪，媳妇年长些也好管他。遂满口许媒重谢，托他去求。那媒人久受富户部之托，人但听见富小姐尊名，便摇头闭目。富户部催过多次，俱回没有售主。今日见莫氏愿求，知他必允。走到富家，把贾翰林儿子求亲话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不恰这小相公生得人品清秀，且又是独生儿子。”富户部也知女婿小了十来岁不能相配，只是女儿大了，又因丑恶没人来求，只取他门第并一个好女婿罢了。只得将错就错，许了他家。莫氏知道他家富足，将来都是我家之物，竭力铺排，

行聘纳采，着实体面。过礼之后不多时，就择吉日与儿子完姻。那贾文物正与含香恩暖得好，忽然分开，虽在外边寻些野食，一来年小不老到，二来手中无钱，又不敢问父母要，如何得像意？今听见替他定了富户部之女为妻，不但媒人说他标致，又将来得他家私，可做财主，真喜得打跌，巴到娶亲的头一日，见丈人家过了嫁妆来，富盛至极，无所不备。莫氏将他住房后一进三间收拾了，与他做洞房。富家来的东西将三间屋填满得满满当当，贾文物这喜那里说话得出来。连莫氏满心也说他的主意寻得这样好亲家，暗暗欢喜。贾文物又见陪了四房下人，四人小厮，又是四个好标致丫头，都与含香不相上下。其婢如此，姑娘之美可知，心窝里喜得乱痒。巴到天晚，过了一宿，次日亲迎娶了来家，急得要看看这小姐是怎么样一个天仙容貌。不想揭去盖头，坐下合卺，定睛一看，吓得几乎跌下床来。你道他是个怎个娇容：

面虽不肥，而团团一枚大脸；身虽不胖，而伟伟数尺长躯。两眼圆睁似杏，双眉浓扫如钩。指虽不糙，却短短粗粗如虎掌；足虽不长，却圆圆滚滚似擗槌。项短如虎，声雄若牛。虽不发怒，而脸上常露凶光；即是喜时，而胸中每存泼味。

贾文物暗暗跌脚。幸喜他家陪的妆奁果然富丽，且有这四个齐整丫环，一名玉簪、一名金桂、一名银杏、一名珠兰，都有几分姿色。回想道：妻子虽然丑陋，若是贤慧，这几个丫环还可盘桓取乐。想到此处，也就不恼了。晚间上床，虽然有些怕他，如饿鹰见食，也顾不得了，只得替他脱衣解带。那富小姐也是久矣待字久渴的女儿，况他的性格也不是怕人的。而且见丈夫又是个小孩子，任他做作。次日，夫妻起来庙见拜

堂,那贾文物尚幼,身材小巧,富氏虽只二十多岁,长成门扇般一个大婆娘,贾文物刚刚只有他多半长。有四句古话改一改,甚合他夫妻两个:

贾家新郎罔谈彼,富氏新娘靡恃己。

两人堂前相并立,刚刚撞着果珍李。

他二人虽是夫妻,宛如母子。贾老儿见了,暗暗捶胸跌足。那贾文物自此以后,他心中虽有些憎嫌,晚来却得像意做事,强似与含香私偷肝怯。这富小姐他做女儿时等了二十多岁,满拟嫁个魁伟丈夫,做一番大事业。不想嫁了这样个小孩子,心中甚是不乐。看他也还生得清秀,自然有大了的日子。又见他每晚定要点卯,甚是殷勤,倒也罢了。那知这贾文物过了些时,小姐的这件新物吃厌了,又想尝几个丫环的起来。背了富氏,就望着这几个丫头调戏说笑。这些丫头虽未尝不想见见姑爷的这个异物,但都知道姑娘的秉性。一些不到,还要打个半死,这个醋雍瓦可是开得他的?那漏脯救饥,鸩酒止渴的事,如何做得?又不敢得罪姑爷,都悄悄来禀明姑娘。富氏想了一想,道:“你们听凭他取笑,不必声张。只他要动手动脚的时候,就着一个来对我说。”此后那贾文物对着丫头要说些趣话,那丫头们也笑笑,只不答他。他以为有情相爱,又拿出调含香的手段来,渐渐摸手捏脚,亲嘴搂颈的,丫头们也不瞅睬。就是偶然在胯裆中一掏,亘股缝中一挖,那丫头们也只笑笑,把手推开,并不喷声,也无一毫羞怒之色。他以为都是契厚的了,只等偷空行事。那一日,珠兰在后院中弯腰摘花,他悄悄随去,从后面把屁股一把抱住,要做些风流的勾当。那丫头只是乱挣,却也不做声。他口中不住的道:“好姐姐,趁着没人,我们在这青草地上了了心愿罢。”抵死不放。正然热闹,

谁知别的丫环已报知了小姐。那富氏悄悄走来,到了后面,夹耳带腮一个大巴掌,喝道:“青天白日在这里做甚么?”那贾文物自出娘胎,脑弹也没人挨他耻下,今被这一掌,耳朵中馨响了一声,打个发昏。急回头看时,原来是他的令政。又羞又痛,捂着脸往外飞跑,躲到娘房中来。莫氏忽然见儿子面目更色,看脸上红紫了半边,吓了一跳,急问缘故。贾文物先不肯说,盘问急了,方含泪直诉,莫氏才知是媳妇见教的。这莫氏当初误听媒婆之言,贪他豪富,也不想媳妇丑到这个地位。娶进门来,懊悔无及。又被老儿背地埋怨,说他不打听明白,娶了恁个媳妇来。可惜了我的个好儿子,被你作娘的坑了。但已生米做成熟饭,无可奈何。今日见儿子把脸打肿,要去说媳妇,又恐老儿知道抱怨。况又是儿子做得不是。心中暗急暗疼。只得抚慰儿子道:“谁叫你做这样不长进的事来,叫他打你?你要正经,他敢打你么?他若无故欺负你,我也好说话。好好的去罢。”那贾文物捱到晚间,只得进房。不想被他这一掌把魂都打走了,见了他,不由得心中凛凛害怕。富氏不许他同卧,叫丫头抬了条春凳,放在床旁与他睡。贾文物不敢违他法度,竟自钦此钦遵。过了数日,莫氏知道了,心疼儿子,反来替媳陪话。说儿子年小不知事,你年纪大些,凡事要你照看他。你小夫小妻为何分开了睡?看我脸面,今晚好好的在一块罢。那富氏虽然性凶,既打了丈夫,婆婆还说一篇好话,也就说道:“奶奶的话我有不听的么?”果然晚间仍叫贾文物同卧,那贾文物也知修饰,在被窝中尽力赔了个礼。过了多日,旧性复萌,把关次那一巴掌竟忘了。又是前番那种光景,仍对着这些丫头胡闹。他见这些丫头总不推阻,以为几个人都有意于他,决想不到是妻子的一党,要拿他献功。连富氏前日撞

见,他还说是无心之遇,那里疑是活耳报神去报的。一日,天气炎热,午间富氏洗了个澡上床去睡,丫头们打着扇。那金桂丫头因接着姑娘洗的残水,也在那里洗澡。不想贾文物进来,向房中张了张,见富氏正睡,又到后边房内窗洞中往里一张,原来是金桂洗完了澡,坐在一张椅子上跷着腿,揩那腿上的水,露着一身白肉,下面一道沟儿,火齐内吐,豆寇含葩,那里还忍得住?将门一推,却是虚掩着的。他跑将进去,就势将那丫头两腿直扛起来,倒在椅上。正在用力的时候,那知富氏已走到后面。贾文物进来时不曾顾得关门,他心中以为,就是别的丫头来看见,都是素常调戏熟了的人,把他看看这些款式,使他也好动情。谁知道那些丫头未来,反是丫头的姑娘来了。富氏是有心的人,轻轻走到身后还不知觉,手中拿着条门闩。那金桂早已看见,急得要挣起来。富氏摇了摇手,双手举起门闩来,连腰带股尽力打了一下。打得贾文物哼的一声,一交跌在地上。抬头一看,原来是母大虫。顾不得疼,想挣起来跑,那里挣得起来?被富氏连肩带脊又是几下。那贾文物娇嫩皮肤,何曾尝过这种恶味?且只穿着一件单衫,痛得满地打滚,高声喊叫救命。那金桂却笑嘻嘻背着脸穿衣服。他母亲莫氏正在廊檐下纳凉,只见含香忙的走来,道:“奶奶,不好了,相公不知甚么缘故,大吆喝叫救命呢。”莫氏听得,撂了手中扇,慌得两步做一步跑到后边。只见媳妇拿着一条门闩,儿子在地下哭喊。那地下因洗澡溅了一地的水,被他滚得一件雪白纱衫葛裤就像泥浆的一般,媳妇还在那里恶狠狠的要打。那莫氏又气恼又心疼,上前夺住门闩,变下脸来发话道:“你也是宦家小姐,那里有这个道理?就是丈夫有不是,好好的劝。他再不听,告诉公婆。有你动手就打的么?我养他这么大,还不曾

荡他一下。你看打得恁个样，你也忍心？少年妇女这样不贤慧。”那富氏从小无娘，被他爹娇惯了，任性横行，大气也不敢呵他。今见婆婆来数落，如何受得？他就回话道：“你养的儿子不长进，还来护短。谁叫你他偷丫头来？不说你儿子没廉耻，倒来说我。你说我不贤慧，谁叫你家娶我来？嫌不好，休了我去。你既护短，我偏要打，看把我怎么的？”此时门闩被莫氏夺住，他抢不下来，就丢手扑了贾文物去。莫氏恐怕他难为了儿子，丢了闩，死命将他抱住。连忙吆喝儿子道：“你还不走么？”那贾文物见势头凶恶得很，也顾不得疼了，挣起来就往外跑。正走不动，幸得含香也跟了莫氏来的。看见打得恁个样子，好不心疼，说不出口，见他跑出来，连忙将他扶住，往前边去了。莫氏见儿子已去，才放了媳妇。那富氏见贾文物走去，一口气不得出，自己一头撞倒，躺在地上，大哭大叫道：“你家娶我来作媳妇，是娶我来受气的么？我爹爹也不曾说我一言，你倒来骂我。”撞头磕脑。亏得丫头多，将他扶住，不曾着伤。莫氏见这个样子，再要说他，料道也不肯服顺。且恐亲家知道，他是溺爱的人，不说女儿不贤，反说婆婆嘴碎，只得忍了口气回去。走到房中，只见儿子睡在床上哼哈，含香替他身上揉摩。莫氏叫儿子脱了衫子一看，十数处打得乌紫，心里疼得要死。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冤家，那丫头有甚么到你，你到了这个田地。”不由得放声大哭，含香也忍不住堕泪。贾翰林听见着，惊忙叫了莫氏过去问他缘故。莫氏隐瞒不住，把打儿子的话说了。那老儿别无他言，只把脚跌了几跌，咬牙恨了几声，叹了两口气，落了点泪，睡倒床上。那富氏赖在地下，被众丫头抬到房中，直哭到掌灯时方住。一口气塞在胸中，无处发泄，将金桂打了个半死才罢。那夜莫氏叫儿子休要往媳妇处

去，留在自己房中养息。那含香好不疼他，一夜也不睡，替他揉搓，时刻不离服侍。次日，莫氏坐在床沿上看贾文物。只见含香走到跟前，道：“奶奶，我才到后边去，见大娘的几个丫头在那里说说笑笑，原来两次三番都是大娘同他们弄的圈套。因金桂昨日被大娘几乎打死了，他们都抱怨说大娘当日定的主意，今日又拿他出气，告诉了我。大相公还呆着当他们同他有情，睁着眼往火坑里跳，吃了这两场□。”贾文物如梦方觉，醒悟道：“我同丫头调笑，他便不知。刚要动□，□知道了。原来有这些机关。”悔恨无及。那莫氏听了，叹道：“小小年纪，这样狠心，夫妻间一点情义都没有。恐我老夫妻死□□还不知怎样受他的罪呢？”落了几点眼泪。因对含香道：“我看你倒还疼他。我的眼睛看不到，你留心打听他们有么机谋见识，你教他防备防备。”含香道：“不奶奶吩咐，我自然留心。”莫氏听得甚喜，贾文物也心中感激。又过了几日，贾文物身子渐渐好了，起得来。莫氏想媳妇儿子两处分着不常法，把恶气放下，掏出好气来，将儿子拉着到媳妇房中来，道“我前日一时心疼儿子，劝了你几句，你就恼了。我今日送了他来，你夫妻和和美美的，前话总不须提起。”那富氏前日把丈夫打得太毒，自己后来也觉过意不去，撒了一场泼，公婆也没有甚话，心里也有有些不好意思。且这几日独卧，甚是冷清。有他在床上，虽不能大畅所怀，也还拱拱耸耸，在肚皮子上热热闹闹的。今见婆婆来说好话，他道：“我一时失错，奶奶不要怪我。”那莫氏见媳妇也说好话，才放心去了。正是：

婉转和儿媳，殷勤做老娘。

贾文物此后见他就怕，只是到就要上那一会工夫还可以见他个好脸。闲常就如小鬼见了阎王一般。隔了些时，富氏

偶然回去看父亲，留他住了十数日。那贾文物是闲不住的人，独自一个又想胡做起来。富氏的丫头是不敢惹他了，这个含香既是旧交，又甚有恩情，思想温温旧帐。那日趁着母亲在父亲房中看着熬药，这丫头因夜间服侍老主病症，不曾得睡，此时偷空在他床上睡觉。贾文物悄悄进来，左张右望不见丫头，走到娘房内又不见，到床后一望，见他睡着，满心欢喜。忙上前亲了个嘴，推醒了他，要同他高兴高兴。那丫头也久别此道，正在企慕之时，欣然笑纳。二人如久渴得浆，那里就肯便住。莫氏一时要丫头拿东西，叫了两声，不见答应，也疑他偷睡，走了来床后一看，见儿子正同他弄呢。莫氏知儿子同他有旧帐，又见这丫头甚有情到儿子，也不动怒，只叹了口气，骂道：“孽障，你还不怕，又做甚么呢？”他二人正弄得高兴，融融笑语，曲尽于飞这乐，并不知道娘来。听见说话，那贾文物连忙穿衣往外去了，丫头也紧了裤子出来服侍。这贾文物觉得同含香干事甚有情趣，不像同富氏，下边虽然也一般干着，上面心里到底胆怯。况这丫头比富氏模样又标致些，且娘又不十分严紧，两人偷工偷夫，得便就做一出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不想被富家陪嫁的家人媳妇们知道了，要在姑娘跟前讨好。等得富氏来家，一五一十，全全奉告。富氏恼在心头，因不曾拿着贼犯，声扬不起。又恨婆婆纵容儿子，每日留心看他破绽，又吩咐家人丫头细心打听。一日，也是合当有事。莫氏叫含香到他房中来叫贾文物，这富氏是眼中放不下砂子的人，一见他，眼中火冒，醋气直喷，骂道：“你这小骚奴，到这里来寻汉子么？”含香道：“奶奶叫我来叫相公，无缘无故为甚么骂我？”富氏道：“你来寻他偷捣罢了，说奶奶来叫他。我不在家，你们偷捣够。我来，你还浪着寻了来。没廉耻的臭娼根，养汉

精的淫妇。你熬不得了，脱了裤子到街上寻人禽搗去不是，你到我屋里来怎么？”那丫头回言道：“我是奶奶的丫头，不到你骂。我同相公怎么样你见来么？小小年纪，禽搗不离口，倒说我没廉耻。”那富氏可是容得下人顶嘴的，几句说急了，跳起身扑了他来。一把抓住头发，骂道：“你偷汉子可不是没廉耻，还敢强嘴。”就夹脸打了个嘴巴。那含香那里依得，虽不敢还手，把他两只手拈得死紧，说道：“你是官宦人家的小姐，连一点礼性也不知道，婆婆的丫头到你打。你说我偷汉子，奶奶不管我要你管？”富氏骂道：“你那奶奶也算得人么？白披着张人皮，连畜生还不如呢。他要是有人气儿的，肯容儿子偷丫头？许丫头偷汉子么？”两下争持着。众丫关既不敢劝姑娘，又不敢帮打含香。正急得没法，原来富氏先同丫头拌嘴时，贾文物已进来听见了，忙报知莫氏，道：“媳妇同含香闹呢。”莫氏急忙走来。到了门外，听得媳妇骂丫头偷汉子，知道是为了儿子起见，反不好意思进去。听到后来连他也伤犯起来，如何忍得住？进门嚷道：“好媳妇，好媳妇，连婆婆都骂起来了。我的丫头是你打的么？还不放手？”上前拨他的手。富氏也不叫奶奶了，嚷道：“你为丫头难道打我么？丫头偷你儿子，你还来护他。你既然有这样好媳妇，当初又娶我做甚么？”莫氏见他不逊，也怒极了，便道：“我早知你这样不贤良的东西，我儿子就一世没老婆，我瞎了眼也不娶你这样的媳妇。”见他还抓住含香的头发不放，将他手背上下力一拧。那富氏从来线疙瘩挨着叫疼，何曾经过这辣味，只得放手。那丫头如飞跑去了。他嚎啕大哭道：“原来你娘儿们捎成帮儿来算计我，我还不如一个丫头，要这命做甚么？”正哭着，一眼看见贾文物在门外，便恶性狠狠地扑上了去。莫氏正然气得发昏，忽见他去扑儿子，

生怕被他拿住了吃他的亏，忙奔了出来，拉着儿子往外飞跑。到了房中坐下，看那贾文物脸都吓白了。丫头在那里梳着头，尚眼泪缩鼻子，红着半边脸，几条指印，一抽一吸的哭。莫氏见了这个样子，因想媳妇如此不贤，儿子将来不知怎么样结局。又是自己做的事，怨不得人，不由得伤心哭将起来。声虽不高，那一种怨恨之未免露出。那老儿听得声息异常，叫丫头请了莫氏过去问他，莫氏正一腔忿恨，把媳妇不知事的话尽情告诉，老头子只是叹气。且说那富氏哭了一会，晚饭也不吃，睡在床上，到了夜间，又哭了一场。拿了根带子，在床栏杆上上吊，幸得丫头听得他哭，都还未睡。忽然不见声息，走来看看，要是睡着了，他们好睡。猛然看见打秋千呢，吓得大叫道：“姑娘不好了，在这里上吊呢。你们快来。”四个丫头慌的一齐推进门来，忙忙解下。一面救着，一面着一个上去说信。那富氏因方才上去不多的工夫，不曾着伤。擦了一会，一口痰涌出，又重新哭将起来。那丫头飞跑去与莫氏报信。莫氏方才睡下，听得打门，说媳妇上吊。这一惊不小，望着儿子道：“这是你前世的冤家，不知的怎样个场头呢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忙穿了衣服，叫一个大丫头拿着灯。开了院子门，一直前来。看见媳妇已救醒了，睡在床上哭，心中一块石头方才落地。只得好言抚慰道：“痴孩子，小小年纪，怎寻这短见？我婆婆劝你是好话，肯为丫头说你不成？好好的快不要胡思乱想。”富氏总不理他，只是哭。莫氏见他如此，又羞又恼，坐不住起身，又勉强安抚了几句上去。此时老儿也知道了，起来靠着枕头坐着，只是长吁短叹。莫氏回来，到他房中坐下，老儿道：“媳妇这样泼焊，不是小可的事。明日请了亲家来，等我说明了。后来就有一差二错。我有话在前，也好分说。”莫氏连称有理。看着老

儿睡下，也自去睡了。到了次日，果然请了富户部来。那老儿一肚子郁气胀得久了，从始至末，将他女儿怎样打女婿，同丫头通同害丈夫，又怎样骂婆婆，昨日又怎样打婆婆的丫头，并夜间上吊的话，尽情告诉了一遍。又道：“我一生只有这一点骨血，我将九十几的人了，将来小儿不知做何光景？”不觉挥下泪来。那富户部惶愧至极，心中想女儿如此凌虐丈夫，不孝公婆，十分过意不去。又见亲家年老，说得如此伤心，更觉恻然。只得说道：“亲家，你年尊了，不必着恼。小女自幼无母教训，不知人事，凡事不要理他。你但放心，我又无儿，女婿我自然竭力照看，成就他的功名。”老儿见亲家说得甚好，深谢了。那富户部辞了出来，到女儿房中。见他也不梳头洗脸，睡在上哭泣。便说道：“我儿，你如今在人家做媳妇，比不得在家做女儿。贤名难得，公婆可是得罪得的？就是女婿年小，有不知事，只劝得他，一个丈夫可是打得的？”富氏满胸恶气，听得他父亲来了，只道是来替他出气，谁知反说他来。遂大嚷道：“我不贤，当初谁叫你养我来？我今日在他家，不要你来做乔家长管闲事，不怕他家有锅煮吃了我。就是我死了，也不稀罕你来替我要命。”那富户部见女如此无知，出嫁的女又不好骂他，又恨了一声道：“玷辱家门的孽障。”遂忿忿的出来。贾文物不敢进房，在厅上候着丈人。那富户部见了，一把拉着他的手，道：“小女无知，贤婿不必记怀，诸凡看我面罢。有我丈人在，你只管放心。”贾文物作揖谢了丈人，那富户部上轿回去。这一场闹，富氏气不得出，成日打丫头骂仆妇，摔碟扔碗的使性子。足足有一个多月，方才气消。那贾老儿亲家说了许多好话，又见儿子媳媳两个隔了月余，不是常法。只得吩咐治了一席酒，叫了媳妇到跟前，说了些好话，劝了几句，叫莫氏领了儿子媳

妇回房饮酒和事。事虽和了，这贾文物的胆也碎了，从今后在家中不敢起一豪妄念。这些时在母亲房中睡，因他娶过媳妇，不便带他一床睡，床横头安了个铺给他，与含香相离咫尺，无夜不两人在一处。莫氏恼恨媳妇，明知道也不禁他。他两个百般恩爱，虽心中难割难舍，因富氏法度得害，也只得割恩断爱，循规蹈纪，不敢再寻旧好，只好得空到外面去混混罢了。富氏见他守了法度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那富户部自从许了亲家成就女婿，每日以此事为念。一年值文宗科考，这宗师当日与他做过同寅，甚是契厚。再三请托，要替女婿进学，那文宗也自依情。府县考的名字容易，不消说得。到了道考，也进了学，热闹了一番。上秋乡试，这主考又是富户部同年同门，一出京就备了一分厚礼，半情半贿，求一关节要中女婿。那主考自然肯做分上。他进了三场，那文章不知从何而来。放榜之日，又轻轻巧巧中了一名举人。再说江南三学中有一种学霸，自己不读书，遇岁考时用银子老保一个三等。他一年的买卖，惟以把持衙门为事，议论风生，是非蜂起。专一罗织管事骗钱而已。今见贾文物中了，知他是新进小子，一窍不通。又知他丈夫豪事，遂买谣言说富户部替女婿买的举人，希图马扁。孰不知他翁婿二人学两句古语，叫做：

任他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。

且在家中摆酒唱戏，贺喜热闹，况不理他。这几个学霸老羞变怒，遂一唱百和起来。说某人是某宦儿子，某人是财主贤郎，都是买的举人。为头的虽不多几个，有好生事的秀才就跟上数百，同去文庙中哭庙，又蜂拥着打到主考公馆门首。那主考知道了，不胜大怒，传地方官擒拿。江南人称为呆鹅头，那

鹅见人走着，他却伸着大长脖子来吓人，被人一脚踢去，他反吓得跑得老远，江南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无事之时，一人首唱，就有许多人帮衬，及至弄出事来，一哄跑个干净。起先有几百秀才。戴着方巾，穿双红鞋，手中拿把扇子，口中之乎者也的乱嘈胡闹。后来听得拿人，这些人谁知都是属屁的，一吹就不见了，跑得一个皆无，只剩得为头的七八个。主考将这几个人交与地方官。他连夜上本，别话一概不题，只说恶衿不中，欺凌主考。这主考是魏璫门下，遣人预先贿通，不消说得。这富户部见风声不好，恐连累了自己，叫女婿收拾了往京中去，一者躲是非，二者寻门路。备了有三千金的一分礼物，叫他到京送与阮大铖。这阮大铖是同乡同里的人，又素常相识。因他是魏忠贤第一个用事的门下，在京做官，轰扬天下，故去托他。又备了万余金厚礼，托阮大铖转送魏忠贤，要领贾文物拜他门下做个孙子，以为靠山，还求抬举。贾文物到京，见了阮大铖，送上书信，交了礼物。阮大铖好生欢喜，次日即同去见了魏忠贤，送上厚礼。都是黄烘烘杯盘壶碗，金晃晃锦缎纱罗，卷轴尽唐诗宋画，骨董悉周鼎彝、玉带犀杯、珍珠宝石。魏忠贤收了，贾文物又拜了门下做孙儿。魏忠贤先见了礼物，毫不介意。见贾文物认了孙子，倒觉欢喜。阮大铖将贾文物中了举，众人见他家殷实，想要诈骗，要求上公照看。又把江南秀才哭庙的话，大概说了数句。魏忠贤怒道：“前日我见本来，深恨这些秀才可恶。已批了旨，皆着责革问罪了。这贾孙儿中一个举多大事，明年咱偏中他个进士，看人怎样的？”阮大铖道：“这是上公天恩，他翁婿自图厚报。”忙叫贾文物叩谢。魏忠贤笑道：“你有咱这样个爷，连孙儿的进士也不能中一个，把咱的体面都没了。”向阮大铖道：“阮官儿，你同他去罢，叫他等着。”二